

出川見聞 (三)

樂恕人

抗戰採訪錄第一章

七千萬人卅四份報

我在高中畢業前，即已立定志向，要終身作新聞記者，獻身新聞事業；因此在那二三年間，對中國全國性和四川地方性的報紙刊物，就比較發生興趣，時時注意。除了學校的報刊外，我自己又訂閱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開明書店的中國學生、文摘；天津大公報附屬的國聞週報等。同時，又是經常購買人間世、論語兩種半月刊和生活週刊的『愛讀者』。

我是同學中最捨得花錢買刊物的人。但對於訂報，一則以學校有全國和本地各大報紙，又以當年京津一帶航空報太貴，不得不省了這筆用費。關於四川當年的新聞事業，坊間有關書刊，紀載頗少；不妨加以追述，也可以看出抗戰基地的四川省區，在戰前的新聞事業的歷程。

四川佔有三十萬多平方公里的面積，那時代號稱有人口七千萬，出產豐富，是中國地大人多物

博的代表省區。從周秦以迄漢唐，四川就是一個不平凡的地方；其中早就形成東部的巴郡，和西部的蜀郡為中心地帶。唐朝置東西兩川節度使，從此又有兩川之稱。到了民國，雖然省治在成都，成為政治文化的中心，但經濟中心却在重慶。不但民間事業有許多川東、東川、川西、西川的名稱，即連國營郵政，也在成都和重慶分設西川和東川郵政總局。

文化事業方面，國立四川大學、私立華西大學，以及其他專門學校，中學雖設在成都；但重慶也有省立重慶大學（抗戰前二年方改為國立）和其他專門學校以及中學等等。

至於新聞事業，也不例外，多集中在成都和重慶兩地。其他一等縣治如萬縣、宜賓、樂山、內江、合川等處，雖有報紙，但有的並非日刊，有的雖出日報而內容簡陋，有的甚至是用石印或油印，所以不必提出，僅以成渝兩處的新聞事業作為川省的代表性報，略為述說一些史實。

在抗戰前三年，也就是我出川前二年，成都

的報紙也有相當可觀的進步。

資格最老的要算李澄波先生主持的國民公報，日出兩大張；但編排和紙張印刷等條，過於陳舊，字體用的是舊四號作正文，有些文旁還有圈點。這家老報在抗戰後，由川籍金融界聞人康心之如昆仲投資接辦，聘請川籍老黨人曾通一出任社長，並遷往重慶出版，才有了嶄新的改革。竟然在八年抗日戰爭中，與集中在重慶的各大報並肩作戰。

國民公報當年在成都過於老大，所以在民國二十年前後，就為後起之秀的新新新聞取其領導地位而代之。

新新新聞由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鄧錫侯有關係的人士所創辦，社長是馬秀峯，總經理是陳斯孝，總編輯是劉啓明，該報最初出版四開二張，後來擴充為四張，對版面的新穎，消息的充實，廣告發行的加強等等，盡了不少力量。特別注意全川地方消息和副刊等，在那時候，可算全川最新式，銷數最大的報紙。

民國二十三年，四川經過一場大內戰，以川東的第二十一軍長劉湘為首，組成『聯軍』，打败了川西的第二十四軍長劉文輝。後經中央發表劉湘為四川省主席，前主席劉文輝則退居西康省建省委員會委員長。二劉同為大邑縣人，劉文輝是劉湘的么叔，因之四川人戲謂姪兒子打么叔叔，大鬧家務事。

劉湘當了省主席，省政府改組，設立編譯室，其任務有類現在臺灣省政府的新聞處。川省府編譯室首任主任，是成都名士舒君實。旋即由他創辦華西日報，作為省府的機關報。比起劉文輝主持省政府時只知敵視報界的作法，却有了進步。華西日報出版對開兩張，在業務上以新新新聞為競爭的對象，形成成都兩大日報對峙的局面。

其他還有川報，由宋師度主持；新四川日報，由張聖英主辦；另外有幾家，已不復能記憶了。重慶方面，以周欽嶽為總經理的新蜀報，以高允斌為社長的商務日報，好像是最大的兩家日報。他們在抗戰八年當中，與從成都遷去的國民公報，同為三家四川原有的報紙；和中央、大公、掃蕩、新民、時事等自川外遷渝的大報，共同奮鬥，並未受到競爭打擊甚至被淘汰的地步。

四川新聞事業，據調查在抗戰前，共有三十家，以成都最多，重慶次之，其他一等大縣又次之。

在經營方面，幾家大報如成都的新新新聞，華西日報等；重慶的新蜀報和商務日報等，他們有的可以維持，有的甚至還有盈餘。說到銷數以

新新新聞為例，它暢銷成都和川西南及川中一部，但也不過萬餘份，其他是幾千份。

小鐵椎和親家對話

當年四川報紙，如以七千萬人口計算，報紙的銷數，其比例的低落，出人意外。不過，那一時代，那一環境，却只有這些微成績。因為：四川一如中國其他省區，教育不發達，文盲太多，能够讀報的限於知識份子，和工商界上層人物，以及地方上的士紳學校師生之類。還不能普及到一般民衆，及到抗戰爆發後，一般小市民也才有了每天看報的習慣。

另外，一般人沒有訂報的習慣，各報館在自己的門首和通衢公園等地方，照例貼報，供應市民閱讀。再其次，四川各地茶館之多，恐怕全國第一；而茶館之中，預備有各種報紙，供給茶客賞讀。

像成都最有名的少城公園，樹陰濃得像帳幕，溪流映帶，池塘點綴，其間茶館林立，竹椅木桌，有的在室內，有的是露天，從早到晚，不但可以喝茶，而且還可以吃麵點。早上或晚間，還可以在茶肆洗面洗腳。泡上一天也不成問題。茶客們一坐下，叫過『拿茶來』，接着就叫『拿報來』。同時可以租看好幾份，付出的費用極為有限。

有了以上那些原因，報紙的銷數小得太可憐，實在不足為怪了。

至於廣告，商業性的廣告還是佔極少篇幅，大多是政府或是機關團體的官報公報，其次是民

間的婚喪冠祭，或是法律事件等。

最後說到報紙最重要的編輯和採訪方面，大概以民國二十年為一個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十年前，四川各報的消息來源，本省靠政府的公報，國內要聞有的在京滬一帶報館中，聘人兼理發電報和寫通訊，還沒有特派記者。本省本市的市政或社會新聞，還靠一些通訊社的新聞稿。據我們所知，當年成都大小通訊社林立，小的掛個招牌，就只有一個人，這批記者當年還被叫做『訪員』。油印新聞稿送給各報館，由編輯決定刊用，並且還分為甲乙丙丁四級，在新聞稿後註冊，以便月終結算付酬。

訪員在當年社會上，極為一般人所歧視，認為都是些無聊文人，招搖撞騙。其實社會上行行出狀元，行行也良莠不齊。訪員當中，的確份子複雜，少數敗類還抽鴉片煙，在四川公開營業的煙館中，捕風捉影，編些新聞。而且在社會新聞上，多半喜歡揭人陰私，屬於桃色新聞的最多，他們常用的形容詞句是：『春風一度，珠胎暗結』；或是『紅杏出牆』『陳倉暗渡』之類，我至今印象還很深刻。

民國二十年後有了改善。

成渝各大報開始任用自己的記者，到各方面採訪；又在省外特聘比較專任的通訊員，在省內各要地，各縣城，也聘有專人負責通訊。要事打電報，普通寫通訊。像成都新新新聞就以本省各地新聞詳速見長，為讀者喜愛。

但新聞來源的改善，另有重要的原因。

民國二十一年，在南京的中央廣播電臺加強

電力到七萬五千瓦特，全國可以收聽該臺轉播中央社的新聞稿。中央社又和外國大通訊社有契約，所以國內外消息，大都齊備，到民國二十四年，中央社派馮志翔在成都設立分社後，成都報界的新聞來源更加靈通詳盡，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

在言論方面，自從二十三年中央勢力入川以後，各報的社論和小評等也愈發有力量，更加敢說話，不再顧忌軍閥們的壓迫，甚至被查封，抓人坐監牢等。像成都新新聞的短評『小鐵椎』——這一短欄的作者，姓名一時不能想起。——在抗戰前已經馳譽遐邇，經常批評省政市政，最受人歡迎，被認為是輿論的尖兵。

各報也極為重視副刊，新舊文字作品，成為智識分子和市民的良伴。新新聞的副刊上有專欄刊載蜀中『五老七賢』和文人學士的詩詞，更成為全川愛好此道的人的必讀品。

抗戰前，成都還出了一位怪文人劉師亮，創辦『師亮隨刊』，是屬於雜誌型的不定期刊物。內容有短評式的『親家對話』，詩詞，小說，燈謎，聯語之類；嘻笑怒罵，皆是文章。出版後風行全川。茶房酒肆，隨處聽到叫賣。後來他譏諷省主席劉文輝被查封；劉遠走上海，遇上林語堂，兩人頓成莫逆，因為彼此提倡『幽默』，志同道合，當年傳為文壇佳話。

就在我個人志願驅使下，毅然遠離家鄉，違背慈母的意思，同着舍姪和一位同學，到了首都南京。他們二人另有打算，我則決心報名投考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的新聞學系。

提起這一次投考，還得追述一件往事。

中央日報仰之彌高

原來，當我在高中畢業前一年多，我的老大哥曾經回到成都，我們弟兄間談過許多重要的家務事，並討論到我的升學問題。

我確切記憶得當年一段談論。

『你要投考政校很好，不過，我勸你考外交系，將來作外交官最有辦法。』出乎意外，我這位老大哥竟然不主張我同他幹一樣的工作，走同一的道路。

『我早已立志不當官，而且決心要終身從事新聞工作。』我堅決地不接受他的忠告。

『你再好好考慮，還是考外交系，將來做外交官最好。國家需要很多外交官，派到外國去辦外交。全國只有政校有外交系，你聽我的話，不然，將來你要後悔的。』他循循善誘地勸我不要做記者，最好做外交官。

『為甚麼你這樣看重外交官？』我真有些不高興起來，繼續發揮我的議論。『我主要是不想當官。孫總理也說過，叫我們年青人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而且，外交官需要言語天才，儀表，學識，機智等等條件。不然，到外國去辦外交，就要鬧笑話，誤國家。我的這些條件都不够，將來何必去誤國誤民？老大哥，我立志是要救國救民哪！』

他老兄一聽我大發議論，只笑一笑，還是勸我道：

『你畢業前後再從長考慮，最好考外交系。』

記得我還大談了許多新聞工作的意見，並且選說弟兄們將來辦報，我可以把新的學識技術貢獻出來，成為大家的好助手。又說，我最崇拜的人是張季鸞，立下大志要辦一家全國認為是最好的報紙等等。

後來他重返北平，我則讀完高中，果然前往南京投考政校，到南京後寫給他的第一封信上，堅決告訴他投考新聞學系，請原諒我不接受他的忠告。

在報名準備投考期間，我和同鄉友好們偷空暢遊南京，大部時間，則不分晝夜，用功趕考。

對於南京的報紙，我也特別注意，每天至少必讀中央日報和新民報；不是在街頭看，是訂閱。我最關心的，除了看新聞，看社論，看通訊之外，連副刊也不輕易放過，幾乎連廣告都要全瀏覽一次。因為，一方面已經成了報迷，同時初到首都，一切新奇有趣，所以事事留心。古人說：『處處留心皆學問』，我又是以求學的心情在讀報紙的。

那時期，中央日報的社長是程滄波，社址在新街口的中山北路上，我曾經好幾次走過報社，那層大樓還正在往上蓋，下面已開放使用，上層却還沒有完工。當時，我曾有過熱切的希望，要是我考上政校新聞系，畢業後一定願意到中央日報作記者。每次我走到新街口，一定故意去看看中央日報的大樓蓋得怎樣了？而且心中有無限憧憬，想到我將來如果能在中央日報做記者，能够在大樓上面辦事情，寫文章，在報上有寫作發表

，那將是如何得意的事情？

中央日報儲××所編的國際新聞，是最精采的一版。因為他處理國際新聞最有條理，編排富於解釋性，所以最受讀者的歡迎。我也是最欣賞中央日報國際新聞版的人，因為那時不過一個高中畢業生，對國際問題的複雜多變，很不易把握住重心，和了解其因果影響等等。

至於新民報，本市和社會新聞，編排生動，字體和鉛條花邊配合最美，所以我也每天必看。尤其是它的副刊比較趣味而生動，更兼有名小說家張恨水的連載，非看不可的。

新民報社長陳銘德是我老大哥的爾交，但那年却並沒有介紹我去拜會；直到後來在重慶才認識。

另有風行的小型『朝報』，由王公政主辦，總編輯曾虛白，刺激敢言非常受歡迎。

南京還有龔德柏辦的救國日報，以社論火辣辣，最反日，也最敢批評時政著稱；但我那時因年紀太輕不太喜歡社論，對救國日報僅在街頭去看看，並不訂閱，或每天必從頭到尾看它一遍。

其他還有幾家報紙，至今印象模糊，記不出當年情況。只是對天津大公報，上海新申兩報，却時常到圖書館內去閱讀。

熬夜眼腫考不成功

八月中，政校的考期到了，我鼓勇前往應試。在民國二十四五年，政校的考生，同其他一流大學不相上下，恐怕以收取學生的比例計算，

政校還較其他第一流大學更困難。

因為政校那時期是中國國民黨黨立的最高學府，而國民黨是訓政時期的執政黨，所以在政校畢業後就業出路極為有利。同時，政校大學部設有外交、行政、地政等系，為全國其他大學所無，所以有志於這些方面工作的青年，更願入政校攻讀。另外，政校是公費，許多家境清寒的苦學生，也覺考入政校，不用操心用費。

所以，抗戰前兩年，政校的考生達到空前的好數。可是政校好像採取精兵主義，每系都取錄少數學生，以致考中的比率，遠較其他大學為高。有的高中畢業學生，不惜第二次三次往考；有的甚至在別的大學讀了一年後再往應考的。

我那年決心非政校新聞系不考不讀，所以連近在咫尺的國立中央大學都不曾報名，其他遠處的大學更不必說了。

政校校址在南京紅紙廊，頗為狹小，遠不及中央大學的廣闊。我準時前往應考，照章要經過體格檢查，及格後才能參加筆試。因為政校有軍事訓練，入校後一開頭便是三個月入伍訓練，學生經身穿黃色制服，在校受的是軍事管理，這是政校和其他大學最不同的地方。

為了準備功課，熬夜看書，去檢查身體時，醫官發現我兩眼發紅略腫，竟以我患『重砂眼』填在表上。發榜時竟名落孫山，連筆試都不得參加。我的氣憤和失望，算得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慘痛遭遇。

在南京的親友，特別是在北平的老大哥，一致主張我到北平去住下，準備功課，明年再試，

而我呢，自以為『滿腹經綸』，考上政校，自信甚有把握，誰知該校竟不讓我有參加筆試的機會，一時年少氣盛，馬上在悲憤的情緒中，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到北平去，明年考北京大學，或是清華大學；不相信做新聞工作非要讀新聞系不可！在北平，何況還有燕京大學辦有新聞系？等我好好再預備一年功課，明年見機而作；或是不就投考燕大新聞系，要不就投考北大政治系，再不就是清華中國文學系，我和親友們商定後，決定北上故都。

我的姪兒在南京任覺五辦的中國日報——黃埔系的機關報——做過一個時期的練習生，不久便離開前往北平，我却被朋友們留下過了國慶節再走。因為那年雙十節，首都都有盛大慶祝，還有全國一萬童子軍代表隊在紫金山麓大露營。在軍校十期第一總隊的中學同學，正好畢業；第二總隊和第十一期的同學鄉友，和中大的朋友，一致留我小住，我就決心過了國慶再到北平。

政校放榜，第九期的新聞系，祇收取了八名學生，我記得他們的姓名，現在依照姓氏筆劃，先後紀錄如下：

毛樹清、沈錡、耿修業、徐鍾珮、黃宣威、葛師恩、潘煥昆、劉漢興。

在當年當時，這八名學生，是我極其羨慕的一羣年青人！

在首都渡過極為熱烈隆重，而又悲壯歡欣的國慶節後，我選定了一個禮拜天，搭乘平浦直達快車前往故都北平。我的同鄉學友，在南京的多肄業各種軍事學校，僅少數在各大學，他們要我

星期天動身，以便得空前去浦口，與我送行。那天中午，鄉友們在南京馳名的成渝川菜館爲我餞別，飯後即刻出城到下關渡口，坐輪渡到對岸的浦口上車。

輪渡放乎長江中流，我以一種依依的心情。回望石頭城週遭，但見大江滾滾東去，紫金山在夕陽映照下，巍然峙立着，呈現出一片紫紅的色彩，光芒萬丈。

多難的祖國！代表着國家中與氣象的首都！暫別了，遊子暫別你而去，祝福你領導中華民族『多難興邦』，讓我不久再回到你的懷抱！

離別南京時，我是有無限感慨的！

津浦線上南北風光

到了浦口鎮，坐上平浦直達快車，和送行的同學們一一握別，大家全有濃厚的惜別之情；我叫他們到北平去玩，他們却叫我明年重回南京，鼓起勇氣，再投考政校。

世事人生真難預測！就是那一別，第二年便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中日大戰爆發。在淞滬三個月血戰中，那次在浦口送別的軍校同學，有不少便以排連長參加抗戰殉國。我和他們一別成了永訣。如今回想起來，還對他們的英靈有無限敬意，他們可算得『求仁得仁』，無負於當年從軍報國的初衷了！

平浦通車的旅客，在浦口上車後，一下車就是北平，不用換車，極其便利。我所坐雖爲直達快車，但學生仔却坐的是二等車廂，有木椅可坐，大不如頭等座車或臥車的舒適。

這條路線，從浦口到天津是津浦鐵路，由天津到北平則是北寧鐵路。津浦鐵路自河北省的天津，經山東省濟南，江蘇重要城市徐州，安徽重鎮蚌埠，到達南京對岸的浦口鎮。全程長二千三百七十九華里。係清末借英德二國的款項興築。自天津至山東省嶧縣一段，由德國工程師負責，自嶧縣自浦口則由英國人負責。

到了天津以後，火車便轉上北寧鐵路，直通北平。北寧鐵路也是清末所建，舊名『京奉鐵路』，亦稱關內外鐵路，指華北重鎮山海關的內外聯接的鐵路。全程長一千九百華里，另有在東北境內的四條支線。民國十八年經國民政府改稱『北寧鐵路』，一指自北平到遼寧的鐵路，另則含有北方安寧的意義。

我坐的『平浦通車』從浦口一開出去，數十里後就進入安徽省境內，第一個站便是滁縣。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的名文醉翁亭記，第一句便是：『環滁皆山也。』滁就是這滁縣，古時稱爲滁州。滁縣一帶，果然山明水秀，風光明麗。車站也很整潔，有黑白短欄杆和紅紅綠綠的花圃。鄉下人站在月臺欄杆外，用長竹竿掛上竹篾，裝着烤子鷄向旅客兜售。好像是兩毛小洋一支，極其便宜。二等火車上只賣火腿蛋炒飯，不少旅客都買了烤子鷄，再和蛋炒飯進食。旅客付鄉下人錢，也放在竹篾內由他們收回去。

津浦沿線大站，一年到頭，都有這種烤子鷄叫賣，直過了濟南，再向北走，如果是秋天，車站上就多了良鄉栗子。我那年正是十月中旬旅行，所以正好嚐到馳名遐邇的良鄉栗子，有新鮮的

也有糖炒好的，各有風味。

從滁縣向西北開行，晚間經過蚌埠，市區遼闊，燈火閃爍，很是繁華。這蚌埠是安徽省北部第一大埠，水陸交通縱橫，附近的鳳陽縣，出生過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當年流行全國的鳳陽花鼓，就有歌詞道：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

可見安徽雖然江山秀麗，又有湖泊之盛，皖南又是中國的產米名區，但皖北的鳳陽一帶，歷史上却常常有饑荒。

再從蚌埠北行，次一大站就是宿縣。過宿縣一百多華里，鐵道又重行進入江蘇省境內，不久便抵達津浦和隴海兩條鐵路的交差點，華中重鎮，歷史上有名的徐州。徐州是古代九州之一，又稱彭城，近代又稱銅山，民國後建徐州市。楚霸王項羽曾經在這兒建過都，附近的豐縣，又出生過和項羽對抗得勝，開漢朝天下的漢高祖劉邦；還有南朝宋武帝劉裕，和其他許多文臣武將英雄名士，都是徐州出生的歷史人物。

徐州是江蘇、安徽、河南、和山東四省的鄰接地區，津浦鐵路南北縱貫，隴海鐵路東西橫通；又有黃河舊道蜿蜒城北，更有微山湖在北部側近，有中國最大的運河在東部不遠處。所以徐州在承平時候商旅雲集，一朝天下有事，這裏又成爲兵家必爭之地。

車過徐州後不久，就進入山東省區，算是初到華北地區，這一帶平原曠野，塵土赤黃，是標準的黃河流域中的平原地帶。沿途經過各大站如

除縣、滋陽、泰安等而到山東省會濟南市，可算是直達通車，所以經過孔孟之鄉，過曲阜泰山都不能去瞻仰觀光，更沒有機會去登泰山，觀日出的奇壯風景。到濟南時，火車只在站停留三十分鐘，令人無法下車去遊覽一番。中學時代，我早讀過清人劉鶚的名著『老殘遊記』，對於濟南特別嚮往。想到那付名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所形容的風光，恨不得下車而去，跑到大明湖中泛舟飲酒，尋幽探勝。

當年也太年輕，不知旅遊之樂。其實，買車票先到濟南，玩它個兩三天，再繼續到北平也不為遲。如今時移世異，懂得享受人生，但環境又不許可。一個人不論在那方面，都得抓住機會，旅行也不例外。有時候，機會一逝，也許就永不再來了。

車出濟南，便渡黃河。我的心情非常興奮，脖子伸得長長的，要看黃河。這中華民族發源所依靠的黃河，第一次親自看到，年青人該多麼好奇而興奮。

河上的鐵橋共有三道：一道是濟南城北津浦鐵路上的；另一道是平漢鐵路鄭州以北三十公里的；再有一道即是在甘肅省會蘭州城外的。甘肅境內鐵橋是清光緒年間陝甘總督升允所督建；鄭州鐵橋始建於光緒二十七年，完成於三十一年，長五華里，計三千〇十公尺。開封鐵橋始建於光緒三十四年，完成於民國元年，長二里許，計一千三百公尺。分別由清廷聘請英德各國工程師設計。

鐵橋氣魄雄偉，橫跨在黃沙浩蕩的洪流之上。因為年月過久，列車通過，速度降低，慢慢行

駛，過完橋要走上幾分鐘的時間。如此樂得由旅客們東張西望，把黃河看個飽。可惜那年月，一般人還沒有照像機享受；不然，在火車中可以拍出極壯麗的風景片。

過了黃河，車行又恢復原來的高速奔馳，一路停下了大站晏城、禹城、平原各縣，就到山東最北部鄰接河北省的古德州。德縣有運河經過城西，也是水陸交通要道。

數十華里的旅程後，車入河北省境內，第一大站便是滄縣，舊稱滄州，也是運河所經，水陸縱貫。滄縣以北有一個小地方叫馬廠，便是清光緒年間練兵屯兵的重鎮。民國六年，張勳擁護清朝廢帝溥儀復辟，段祺瑞在此與師討伐，稱為『馬廠起義』。附近東北的小站，又曾為清末袁世凱練兵之處，兩處地方雖小却成了歷史上的名勝。第二天傍晚，車抵天津，津浦路行程便告完畢，只等改換車頭，銜接車廂，就駛上北寧鐵路。在天津車站恐怕停了兩個鐘頭，才繼續開往北平。

老大哥的城皇女英

在天津車站，我有兩種感覺，一喜一驚。喜的是生平初次看到那樣寬大而鐵軌衆多的火車站；和繁囂一片，人潮亂湧的現象。驚的是車站上的標牌上，除了同別處相同有中文和英文而外，下面却多出了日文，用片假名拼成的當地地名。這件事使我觸目驚心，原來我驟然感覺到已經到日本的勢力範圍裏面了！

北寧道上，入夜景色模糊，看不清甚麼。只是快到北平附近的豐臺車站時，車廂內忽然起了

一陣騷動。同車廂的鄉下人，紛紛轉到其他車廂裏去。我仔細一看，才知道上來兩個日本浪人，喝得醉醺醺的，滿口又說又叫，把鄉下人都嚇跑了。我却故持鎮靜，眼見他們還沒有亂動，只是滿嘴噁哩咕嚕，一直叫不停。我心裏一腔怒火，討厭萬分。大約是十一時，火車到達終點北平東車站（平漢鐵路的終點是西車站）。老大哥、四哥和姪兒已經站在月臺招手笑着相迎。

我第一次到北平了！心情真高興，何況還有家人前來迎接。出了車站，深秋半輪月色，照著前門樓子，似曾相識我初來，一面同家人閑話旅程，一面不斷望著前門夜色，行人、小販、燈火、電車、人力車……古城的景色，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好感，我好似一見鍾情了。

我的家人就住在前門大街口上的西河沿，在一所公寓裏。我們四人安步當車，提着我簡單的行囊，走回公寓。一位中年婦人在門首相迎，她笑得那麼親熱，講的又是家鄉口音。老大哥給我介紹，她就是『新嫂子』。我早就知道的是他表妹。原來，老大哥的老嫂子，本是他表姐；而他自己即喜歡堂表妹。表姐粗識文字，為人誠拙；表妹却會做詩填詞，才氣秀發，而且也長得比表姐漂亮。老大哥自幼有才子之稱，他們倆人自小本有情意，不料，老大哥奉父親之命，同表姐結了婚，表妹也嫁了他人。若干年後，老大哥重去北平，那嫁人的表妹正好是新寡文君，於是他們重燃舊情，宣告同居，老嫂在成都也無可奈何，何況又是堂妹。

當晚，一家人暢話離情別緒，自然是一番天

倫之樂。深夜，門外傳來一陣叫賣『桂花元宵』的聲音，調子是那樣特別而又淒厲。我們當即買來消夜，北平小吃我初嚐元宵，正和我們家鄉湯圓完全一樣。有人叫成都是『小北平』，果然，連小吃都一樣。睡前，我又想起家鄉，想起母親和弟妹們來了。

到北平的第二天上午，就同舍姪去輔仁大學看一位中學老朋友董品楨，他早一年投考北大未中而入輔仁，準備次季再考北大，讀的是中國文學系。我的中學同學，在北平的多入北大、清華和師大；只有少數在輔仁、和燕京。

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若干年前早已成爲四川學生嚮往的最高學府。師範大學多半是一些家境較爲清寒而又有志於教書生活的學生去投考。至於輔仁和燕京兩個大學，前者是天主教辦的，後者是基督新教辦的；一則以其爲教會學校，二則學費較貴，三則學術地位不及前三者，所以四川留學生頗有望而却步的現象，因之在學的人最少，我的中學同學自然也不例外。

我去拜訪的這位董品楨同學，是我中學高一期的好友。他當年頗爲醉心純文學生活，讀中文系，崇拜魯迅、周作人、朱自清這一般文人，他性情有些古怪，但却剛直、公正、熱心，個子也小，是我們中學裏屬於『小』的一羣。

會着他以後，他興高采烈地請我去『東來順』吃涮羊肉，爲我洗塵。去之前，還作嚮導陪我去遊北海公園，相距很近，我們從輔仁宿舍信步而去，在初秋時節，北海公園內柳蔭尚濃，可是海中殘荷一片，略爲有些蕭索的景象。海不過是

一大池的美名，和中南海、什利海相同，頂多叫個湖，而它們却被美其名曰海。公園中遊人並不多，我們在海中蕩舟，在五龍亭飲茶，在小西天白石塔上眺望北平市區的風景。

千年古都雍容靜穆

北平的氣象果然不凡，故宮宮闕的黃色琉璃瓦；中南海、北海、什利海的碧波盪漾；滿城茂密的花木，街衢上金碧輝煌的牌樓……一千年的古都，她是那樣的雍容靜穆，落落莊麗，和南京相較，各有一番風光情調。

中午在有名的東來順飯館吃涮羊肉火鍋，我對這家三層樓的北方菜館，大感興趣。夥計們嘹亮的京片子，呼叫着迎送絡繹不絕的客人。特別是涮羊肉火鍋，使我飽嚙色香味的美感，生平第一次開了『羊』葷。因爲抗戰前不但成都沒有北方菜館，即連在南京盤桓三個月，我也沒有嚐試過北方涮羊肉火鍋。我去南京時正是夏天，那些年月，又無冷氣設備，縱然有北方館子誰又高興吃爐火熊熊的火鍋子呢？

之後，星期天有了更歡暢的聚會，清華燕京的中學同學從西城外進城，和北大師大各校的鄉學友，聯合聚餐，歡迎我到北平，這次却進的是西長安街上有名的川菜館——新陸春。

大家知道我投考政校失敗，都勸我不必再南下，明年就決心投考北大和清華。他們關心南京的一切，從政府的現況，問到南京市，問到軍校的中學同學們。我發現：在北平的同學，極其關切南京中央政府的動態；特別察覺他們抗日的情緒非常高漲。

到我住下來不久，我立即明白了同學們的愛國心理，因爲，在北平不比南京，當年日本人在北平的一切，真所謂『欺人太甚』，每一個有良心而愛國的中國人，誰受得日本人那些壓迫？！

何況，北平學生在歷史上是有其領導社會風氣的愛國傳統的！『五四運動』距那年才不過十年前後呢！我住定以後，比較有一段安閑的日子。考大學要在明年夏季，隔上大半年，所以準備功課用不着緊張。

生活和老大哥們在一起，也用不着擔一分憂慮。老大哥原在何應欽將軍所主持的北平軍分會掛了一個顧問銜，領領乾薪水，並無固定工作，落得有功夫寫文章，賺點稿費。塘沽協定後，北平軍分會被迫撤銷，老大哥更不得不以筆耕渡日。他那時在北平最流行的一家小型報——『實報』——上負責寫如今流行的方塊文章，他的專欄題目叫做：『微言大義』。

我的舍姪年紀較我只小幾個月，但他却長於寫說理的文章，當時已由我老哥介紹，開始爲具有歷史地位但銷數已不大的京報寫專欄，有時甚至寫社論。另一位四哥，早年畢業北京憲兵軍官學校，後來却無所作為，以一種公子落魄的樣子，在北平街頭擺個攤兒，爲小市民寫對聯寫書信，賺些小錢花花用用。

我既然生活無憂無慮，學業又可從長準備，因之落得在北平城中逍遙遊玩，不是和老同學們在一起，就是和家人同遊。

十幾天當中，我對華北時局已經有了一個輪廓式地了解。